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8月27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 编辑：常元慧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刘辉

彼此成就的爱

□谢琼梅

恍惚之间，我和先生已携手走过十年的婚姻之旅，我们之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只是在适合结婚的年纪里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经过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后来觉得彼此适合就一起走进了婚姻的围城，婚后的生活虽平淡但却温馨而幸福，能保持一直幸福的秘诀也许是我们懂得彼此成就吧。

先生是学兽医专业的，他很喜欢这个专业，在校时就考取了兽医师的执业资格证，毕业后进入乡镇兽医站工作。他也非常热爱这份工作，工作之余还会给村民的牛羊看病，后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今天张家的小牛难产，明天李家的猪病了，只要来找他，他从没拒绝过。当然，也有人对他天天跟动物打交道露出过鄙夷的神情，我总觉得，工作本身无贵贱，再说动物也是生命，我尊重先生的工作。当然，我亦曾为先生忙得顾不上家而抱怨过，可每每看着他为解决某个疑难杂症认真翻书、四处寻求帮助时，还是为他的认真而动容，也就默默承担起教育两个孩子和操持家务的“重任”。后来，先生又考在职研究生，我也积极给予支持和鼓励，让他努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

再说我，我喜欢写作。有灵感的时候，我会情不自禁地去写稿，而这时候，先生要么会把孩子带去外面玩，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，要么主动下厨做羹汤、收拾家务。他还常常督促我多看书，说只有多看书、多学习、多思考才能写出有自己风格的作品。有一次他出差，给我带回一本迟子建的散文集，我爱不释手。仔细想想，那算是先生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更不会像别人一样在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等送礼物。不过，他能够默默支持、不挑剔、不干涉，让我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对我来说已经足矣。

我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，一年四季药不离口，每个月的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先生从来没抱怨过什么，只是默默尽力赚钱，还时常提醒我按时带母亲去医院检查。去年年初先生打算翻盖老家的房子，和我商量后，我把家里积攒的十万元钱给了他。人要将心比心，相互支持。

都说爱是心往一处靠，劲往一处使，迷茫时能互相指引，消沉时能互相鼓励，成功时能彼此认可。我觉得，我和先生的婚姻状态，就是我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憧憬。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孩子在河里嬉戏；可以一起漫步在各自曾经的大校园里；可以一起分担工作中的烦恼与成就。我们也曾有过摩擦和争执，但那也不过是婚姻的常态，我们学着相互包容和理解，在逆境中风雨同舟，在顺境中共同前行，努力经营好我们的婚姻。

一架丝瓜生清凉

□杨丽丽

暑天的日头把院子晒得发烫，那架丝瓜便成了院里唯一的阴凉。竹杆搭的架子早被藤蔓缠得找不着原样，去年的枯竹在新绿里若隐若现，像老人青筋暴起的手，托着一架蓬蓬勃勃的生机，也洒下一片清凉的绿荫。

我总疑心丝瓜是懂人心的。春末时撒下的籽，不过半月就顶破了土，芽尖怯生生地探着，像刚刚睡醒的娃子。没等我搭好竹架，它们已顺着墙根往上爬，触须在空中乱舞，碰到什么就死死缠住，哪怕是晒衣绳上的布条，也能绕出个漂亮的圈。

入了伏，藤蔓便疯了似地长，一夜就漫过了竹架顶。巴掌大的叶子边缘微卷，像被人用指尖轻轻捻过。新叶是嫩得能掐出水的绿，裹着层细绒毛；老叶则深些，绿得发沉，叶脉在叶背上凸起，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。风过时，叶子哗哗响，倒像是架下藏了一汪泉，正汩汩地淌。

花是后半夜开的。清晨去摘菜，总能撞见几朵嫩黄的花趴在叶上，花瓣上沾着露水，一碰就颤巍巍的。蜜蜂来得比我早，钻进花心里不出来，翅膀振得嗡嗡响，把花香都震得四处飘。到了傍晚，花瓣就卷了边，像被晒蔫的纸，可第二天一早，又会有新的黄花撑开裙摆。

丝瓜是藏不住的。刚结的小瓜不过指节长，青中带点乳白，躲在叶底，羞答答的，生怕被人瞧见。过几日便按捺不住，直直地垂下来，有的笔挺，像绿玉簪；有的歪歪扭扭，像被风吹乱了辫子。竹篱笆被坠得咯吱响，倒像是它们在悄悄说着话。母亲总说，丝瓜要趁嫩摘，老了就只能做洗碗布了。可我偏爱看那些长老的丝瓜，皮上起了皱，像饱经风霜的脸，挂在架上晃啊晃，能晃到深秋。

祖母爱在架下做针线。她搬个小马扎坐着，手里纳着鞋

老屋读书记

□辛宇恒

老屋深处有间偏房，祖母嫌其脏乱，平日锁着，还禁止小孩子们靠近。可偏房里有间旧书柜总勾着我的魂，忍不住想去探个究竟。

门轴吱呀一响，一股陈年的味道便迎了出来。尘埃在斜射的光柱里浮游，不紧不慢。书柜上的书静默着，仿佛站了许多年。多是些古旧的本子，纸页黄脆，有《三希堂法帖》的拓本墨影，也有讲相马之类的杂书，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玄乎劲。伸手去抽，灰尘簌簌地落，像光阴抖落的碎屑。

书是旧的，带着时间的分量。我小心地翻开，纸页脆得几乎不敢碰，书里的内容也看得似懂非懂。就在这蒙尘的“禁地”里，读书的趣味反倒悄悄滋长起来，像一泓清泉淌过心坎，把外头的烦嚣都隔开了。有时我读得入神，便生出些痴想：若是雨天在此，檐溜敲窗，雨点溅在书页上，洇开墨痕，大约连天在下雨也忘了；若是在船上读，船身轻晃，便成了翻书的节奏，水声潺潺，更添几分意境。这屋子的杂乱，在旁人眼里是千百样不便，于我却成了一道秘径。

老屋静得很，有种自在的光景。每次翻动书页，都搅起一小片灰尘，我不以为意。只觉得那些书页后头，仿佛站着许多旧人等着被唤醒。后来，我索性一擦擦将书搬出屋外，摊在夏日的骄阳下曝晒。阳光给书页镀了层薄金，灰尘在光里跳舞，亮晶晶的，倒像是岁月自个儿在发光。

读书自然不是总那么惬意。灰尘呛人，蛛网偶挂，旧纸的气味也浓。可这些小小的“磨砺”，反让这读书的滋味更足。每翻开一本，都像推开一扇未知的门，与古人对坐，听他们絮语，悲喜忧乐，智慧愚钝，都浸在纸墨里了。

整个夏天在这老屋消磨，我渐渐明白，读书的乐趣，不在于屋子多么亮堂洁净，而在心底那份静气，和对纸上乾坤的那点窥念。一间尘封的偏房，因着这些书，便有了生气；一堆旧书，因着有人来读，字句便又活泛起来。我愿守着这处安静之地，让书香伴着蝉鸣，慢慢渗进骨子里去。

书里乾坤大，读时须带点自己的思量。若只囫囵吞下，怕要做了书的奴仆，或是走马观花，终究所得无几。夏日在老屋读书，字字句句，嚼出些滋味，也照见些前路的光亮。

底，线穿过布面，拉出细细的声响。阳光落在她银白的发上，也落在丝瓜上，把两者都镀上层暖光。“这瓜呀，性凉。”她眯着眼看我，“天越热，长得越欢实。”说罢摘条最直的，用井水湃了，切丝炒鸡蛋，青绿配着金黄，盛在粗瓷碗里，筷子一挑，满是清清爽爽的香。

我们搬着小桌在架下吃饭，叶子上的水珠滴下来，偶尔落在碗里，溅起一点凉意。弟弟盯着架上的丝瓜问：“姐姐，它们会一直长到天上去吗？”我抬头看，藤蔓正顺着院墙往屋顶爬，那细细的触须在空中轻轻摇晃，像谁伸出的手，要去够天上的云，那张牙舞爪的架势没准真能爬到天上去呢。

这架丝瓜，就这么守着院子，守着一个热得发蔫的午后，守着蝉鸣里慢慢拉长的影子。它不声不响地长，不声不响地结，把清凉藏在叶子底下，藏在垂着的瓜里，藏在每一缕穿过架下的风里。或许草木都比人懂生活，知道该往哪儿使劲，该在哪儿歇脚。就像这丝瓜，攀着竹架往上走，却不忘把阴凉留给底下的人。日子再热，有这么一架绿在院里，心就凉丝丝的，踏实。

